

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3 1956



蠶尾集卷六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爲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游臻



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克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強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嚴冬製衣裳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爲令衣布飯脫粟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權舟九江終始以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舉人陳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爲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
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爲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
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
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
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
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
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爲給事中論劾
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
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內艱
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爲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長白山之陰老焉
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鋤滿舍中先生與雜坐
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爲大夫也
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
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
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
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
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
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
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
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
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
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
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
官張茂蘭問其後喬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
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
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
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爲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日

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
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
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
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
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
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陞辭 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徭獍躡平梧諸郡所在騷擾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

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于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開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齎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脇公公引佩刀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僞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繫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
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
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天子守茲土義死
封疆所不卽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
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母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
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
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
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
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卒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諡皆踰常格又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三人焉曰潁川劉公融體仁長洲汪苕文宛鄆陵梁曰緝熙公融豪邁任俠苕文孤峭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於都下庚戌別公融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閒與

苕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埴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棻 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卽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紉
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
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秦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詗知先生孤介
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
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
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
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
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禎輩
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
子酒酣耳熱辨難蠶起各負氣不肖相下先生默
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
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孰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
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
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為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
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
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
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
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
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
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箇嵩丘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
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
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
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
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
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
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
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
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
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

甲年七十一有四子墳埒坦塚今惟墳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
闢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
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遽廬天地浮雲富貴
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
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
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
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舟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

獨著其先徽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
江都會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
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見與兄耀
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
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閒予爲
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
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璣沈康臣肩
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
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襍被外攜
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陞楯閒丙

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
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
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
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
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
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己未鴻博之
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
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
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
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強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
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
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
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
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
戶以入君卽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
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
戶鬪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
鄰曰鬪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
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
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朝廷守法耳必
索之當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
類也君旣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
州魏公所器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
紙百幅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
四幅爲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
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遊公卿間
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
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

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
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隋刻近之君
稱詩輦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
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
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
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
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
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
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
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

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旣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兼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弱冠以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

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及北戶部不赴有五
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爲同產弟初世揚在神熹
開官給事中論輔臣沈灌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
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爲逆
黨所惡逮詔獄號爲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
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
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
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
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
爲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

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爾從
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
瞑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
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爲撫邊守
備亦罵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
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
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
爲兄子恥以爲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爲齊佐命
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

予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縋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

哈懽襲旣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饑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閒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屢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誥命蓋異數云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閔閔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

人嗚呼難哉

王烈婦傅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蹶漬猶在所不忍而况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予既

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既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

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
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
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
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
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
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
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
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三
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

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
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
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
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
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姒姊妹
以和相夫子婉嫕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
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
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

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
奔迸山閒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
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剖左腕取肉
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
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
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枝拄其閒仰
事衰白俛育藐孤予羽譙譙予尾翛翛風雨飄搖
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閒舅姑又相
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
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

乃以家楨付幼子秭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
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
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
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含飴弄孫顧而樂之曰
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瘞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
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
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秭候選縣
丞孫一人燾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

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鄗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鄗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王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

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為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臥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白諸峰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持養祭酒府君兒凍念予歸無休息之所因稍葺所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應楹皆仍其舊西庑而東首南置三石儺立曰三峰亭後增軒三楹曰樵

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結以達於東
閣由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樹
蔭之曰小華子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
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爲籬至
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
限重關內外皆竹樹叢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
臨邑邢太僕嘗之屢既久燬葺之則力有不能將
於松下結茅三椽名之曰雙松書塢西園故址盡
於此出 辰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
軒後有太湖石水壑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楹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曰
嘯臺薜荔下垂作蚪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
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
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
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
得廬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
才被 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
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
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
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
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蠶尾集卷六

蠶尾集卷七

濟南王士禎貽上

志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論
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謂
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
氏斷以爲出於國史之筆而鄙陽馬氏則謂讀國
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爲聖人之刪
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
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

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
卷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
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
序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
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
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
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爲好名者
有之以爲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
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
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乎先生罷歸四十年後戶讀

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君父於凡國計民瘼
害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
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
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乎
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
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
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言
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
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

以痛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
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
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
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
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
五湖不啻號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
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平

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其後爲
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
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
也今翰林檢討梅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
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八席之間
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
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子
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
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今上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爲裨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廬集序

芝廬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旣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予爲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
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爲畫家自董巨
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
元人四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
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爲之冠非是則旁門
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
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
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
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閒遠
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平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予論次其詩請

卽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且子之家世自文獻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流弘長巋然爲江左文獻九擅場六法寸縑尺素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荆潭唱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
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
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
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
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
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
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
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
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
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橫
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
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
旦彙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
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旣而誦
其詩如春日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
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
利簞瓢晏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
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

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
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
則予亦庶幾逭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
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
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
士西銘雲閒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
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旣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

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猶
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
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
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
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
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
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
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邃
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臥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婁江雲閒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
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
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
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
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
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
故歟旣閑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
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

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
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
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
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苕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
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
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
幫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跡皆
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
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
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文
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
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
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
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
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
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
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
唯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子瞻
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

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
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
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予鼎彥刻其遺集遠涉
三千里乞予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
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爲
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
師與先生及說巖公融荅文曰緝諸君子爲文酒
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

篇酬唱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
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
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
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固
未之知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
敏葉公飲先生臥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
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
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髻鬣風
神瑩徹吐納閒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荅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儷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予老矣讀丹壑之詩追憶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今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予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
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褻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

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
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
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
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爲清
麗閒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
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
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
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
獻肅疏言祫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爲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貴

重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
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
外凡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
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
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
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
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
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
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

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予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予手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動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傲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

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跲然而喜况知己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閒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人君濯濯之姿子子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遇之異常格旣罷官不能歸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閒慕戴顓米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旣得江山之助而孤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旣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遡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

無由宋晁無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撫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許蹇紛佗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滄唾而已

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葍蕙若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卽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

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
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
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無咎元晦諸先生
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
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
者之隲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
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潤漑之津而不
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

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謩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
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
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
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翺曾蘇
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
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
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暉
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
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
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
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
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
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實有之
君博雅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
閒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
閒觴詠以爲樂旣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
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
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
目錄創於七略六略荀勗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

沿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
名已之文章則始於弇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
曰牛部豈其中歆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
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
試之南宮特命侍郎臣士禎暨侍郎臣光地貳
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軀材
末學受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
掌成均洊貳宮尹伏處田閒五載庚午趨朝遽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 國史 經筵諸
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閒臣何人斯屢邀 異
數拊心自愧報稱未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
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既又維 皇上簡命
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
人心非眇小也 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
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
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
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
始進已不知砥行誼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矚然不滓卓爾為一代名臣而裨益
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
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
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閎通博殊尤秀異
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
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
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干祿嗜
進之徒雜出其閒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
滋其偽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
為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

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
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
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聲牙詰屈
以爲古骯骯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織人曲學
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
才以辱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
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
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
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戴仁
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
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
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
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
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卽其修詞之誠而約略
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
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
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
章天旁招俊乂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思靖共爾位何者為先天下利弊何者為亟治錢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以厚禮樂何以興為侍從何以拜颺為臺諫何以獻納為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之不獲俾 朝廷設一官即得一官之用此皆學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備而後 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
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
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
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
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
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
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
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屢存者若
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

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
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
他若王羨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
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
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
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
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吾邑始
建於元壤地褊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旣
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
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游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

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
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
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
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
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
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
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
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
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
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
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
範僧中邁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
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海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
物中條太行蜿蜒旁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
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遼西盤山突起
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
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廡宕武屺羅浮峩
嶠青城之屬率儼立傲睨莫肯相下盤山片石乃

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
茲山遼金諸帝蒞止不一迨於本朝翠華臨
幸至再御書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
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
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爲禪窟凡此
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
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
東西二林間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
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
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述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漁獵以至豐碑
斷碣名泉怪石芒屨所及悉齎油素籍記之可謂
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
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
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畫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
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
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
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
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
與之遊清畫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

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愧諸公哉

古鉢山人遺集序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爲古今體百篇山人母弟士禎所編錄於是距山人之歿十二年矣刻成序之曰山人王氏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別字東亭前戶部尚書贈少師見峰公會孫前浙江布政使贈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康宇公孫封國子監祭酒贈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匡廬公第三子幼沈默寡言笑讀書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刻深竅杳不

取悅時目與弟士禎同學詩於兄考功氏常夜雪集東堂同和輞川集山人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遊吳興與宋荔裳嚴武伯葉元禮諸名勝共賦五言詩成諸公閣筆以爲孟襄陽微雲淡河漢之比吳江計甫草論之曰三王並著詩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若東亭之才詎肯作蜂腰哉世以爲篤論山人年二十二貢入太學踰壯乃得第中間以帖括廢詩不爲者十餘年庚戌後稍復爲之多幽憂侘傺之語亦削藁不錄故存者什一耳山人旣歿士禎搜篋中遺文率

取零簡敗楮書之叢殘黥黹如數百年故物手扃
鐫之不忍視也已而攜之東粵攜之京師歷十年
始啟鐫稍次第爲一卷嗟乎人琴俱亡昔人歎之
以山人之才而所存於世者僅如此悲夫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
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
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
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干
古生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顧濱之序謂淵明不冒爲
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
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
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
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
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
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
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
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
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冒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蓑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鏡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
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
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
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
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
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
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漪亭司寇之介
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予亟賞之昔司空
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
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卽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
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
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爲雷
同擗擗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爲陶也顏
之不能爲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
人於此能爲陶之古澹又能爲謝之清華能爲謝
之初日芙蓉又能爲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
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

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
士多此非子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樂源歷
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
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
若此丙寅丁卯閒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
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
能夙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
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予兒涑賦西城別
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特嚙隋
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豐臺

芍藥詩四章芊緜清麗一時盛傳之又似西崑三
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
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
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
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
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甯雷同如
是矧其於古人而甯爲勦襲爲苟同乎信乎其才
之兼也鍾子爲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
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爲窶人有才
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鄭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

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

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皮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儵浮沈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閒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嗷噓旁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旁記錄日月旣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
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
漢所紀述識小者鉤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
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
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
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
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
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
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
塵三錄河南邵氏前後閩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束

髮好讀史傳旁及說部聞有古本爲類家所不及
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
閒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
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哀道路見聞別爲皇華紀
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
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天子憂勞爲罷元正朝
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予
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
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旣積得數百條釐爲
二十卷憶顧况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

之子仕宦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
受知 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爲工拙也取
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蠶尾集自序

竟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蠶尾
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讌五太守於此
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
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陁仍瀾壯兮緬以沒
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
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

勝又曠邈靚麗能使臨汎者徬徨登眺者遲吟
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並傳
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予奉 朝命
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
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指似
曰此蠶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往既
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
溪堂詩盛稱其蒲蓮蒹葦鱉魚之產予卒卒
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
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予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

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予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予方備員於朝卽舊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閒豈暇謀及數百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吾懷焉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庚午以後雜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之意以喻吾懷焉

國朝諡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謂南郊稱天以諡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叛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惇史而 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諡顧五十年來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士禎昔備員史局以爲 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諡始於周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閒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旣報可則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本朝率沿明

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
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
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
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
事者亦得予諡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諡者
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
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
諡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
諡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十四下

諡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諡今則又
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諡文然
有不翰林而諡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
諡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諡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諡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諡定李思
齊妾鄭之諡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
牲曰死而諡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諡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諡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諡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畱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諡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
愈宜特諡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諡皆一
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諡文穆其子請避家諱
改諡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諡文議者欲加忠
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
爲貴也明制諡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

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
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善
說者并附著之至 本朝賜諡尤在獎忠義以恩
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
臣之諡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樞之諡忠節陳
啟泰陳丹赤之諡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
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	--	--	--	--	--

